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4

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上冊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第四輯

—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上冊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 第四輯

卑南族的社會與文化 上冊

發行人／謝 嘉 梁

主編人／鄧 憲 卿

編著者／宋 龍 生

發行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印刷處／臺灣省政府印刷廠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二八八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初版

定 價／ 140 元

序

歷史是人類生存活動的記載，人群進化的軌跡，亦是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龜鑑，古今中外文化之國，未有不重視文獻史料、古蹟文物之維護保存，與歷史文化之弘揚與發展。臺灣原住民由於缺乏文字記載與保存，致使其歷史、文化無法記錄流傳後世，僅以口耳相聞而傳之後世，因此如何填補這個歷史的空缺，實為刻不容緩的事。

《臺灣原住民史》之纂修，緣起於八十一年連前主席指示本會積極規劃辦理；旋省長宋楚瑜先生就任以來十分重視原住民文化，對本書之纂修給予莫大之關懷。本會經過數度協調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召開四次的協商會議，始由中央研究院、政治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等校相關學系之教授及本會顧問、委員等人組成修纂小組擔任本計畫之副總纂，其中總纂由修纂小組成員推選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石磊教授擔任，積極展開修纂工作，擬以史前文化起，迄至八十年止，以六年時間，完成一部涵蓋臺灣原住民族全貌之歷史。

《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是原住民相關史料之匯集，包含各篇田野調查筆記資料，供修纂臺灣原住民史參考之用，此項史料彙編前已出版第一、二輯，受到各界廣泛支持，本次陸續出版第四輯係由本計畫卑南族史撰稿人宋龍生教授長期對卑南族文化的研究，累積田調筆記而成，全書內容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卑南族經驗為宋教授三十餘年前赴臺東進行卑南族群田野調查之心路歷程；第二部份南王村卑南族的社會組織，以嚴謹的科學記錄，將卑南族群的社會文化鮮活呈現，對於卑南族人更見意義。

值此出版之際，除了向宋教授感謝外，同時對致力於保存卑南族文化的耆老表示最高敬意，也殷切企盼各界不吝指教，共同關心臺灣原住民族群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以提升各個族群相互尊重理念，並落實體現本土文化意涵。本會秉持此一原則為其建立一部屬於自己族群的歷史，同時獻給關心臺灣原住民及熱心原住民歷史文化人士，留存一個足供參考的典範。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嘉梁 謹識
主 任 委 員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序

這本書，共分為二個部分。第一個部分題為「卑南族經驗」，它是以筆者自述的方式寫成。它的內容主要是筆者最初到當時（1960～65）的臺東縣卑南鄉南王村去作田野時的工作經驗。第二部分的「社會組織」，則主要是依據筆者於1965年在先師凌純聲教授指導下所撰寫的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改寫而成。這前後兩部分在寫作的時間上，相隔了有三十二年，所以在文體的表現上亦自不同。我喜愛第二部分，因為它是以一種論文的形式出現，它有量化的依據和分析，它代表著那一個時代階段年輕學者的研究取向。我更愛第一部分，因為讀者可以在文章中看到人類學家的影子，和他在卑南族文化中的經驗。我想讀者大可忘記上、下兩部間的不調和，而應更欣喜的是在此看到了人類學家的兩面，除了他生硬的科學分析論證外，他還有個人的經驗一面，表露於讀者之前。

最後，這本書的能夠呈現於讀者面前，是經過許多師長和友人的幫助才完成的。首先該感謝的是先師凌純聲和衛惠林二位教授，在本書田野調查和筆者撰寫「南王村卑南族的社會組織」這部分時所給予的指導和關懷。在筆者居留南王時，有許多南王的長老和友人，都對此研究計畫投入了珍貴的友誼和心血。在南王的卑南族友人中，包括了古仁廣校長及其夫人古蓉女士，陳重仁校長及夫人陳美津女士、陳貴英女士、王葉花老師和她的夫婿王景元村長、陳天財先生、鄭仁貴先生、王清蓮大巫師、王伯文巫師、賴旺科村長及村長夫人賴惇琴女士、陸秀蘭女士、潘在妹女巫師以及漢族的林加根鄉長和其夫人鄭玉春女士，還有南王村村幹事蔡順誠先生，和當時居住在南王村180戶卑南族每一戶的家人，都是我要感謝的。在年輕一輩人中，有很多朋友都曾在翻譯和工作上幫過我，他們是古仁友、陳文智、高福財（高田）、陳雄生、陳玉英小姐和王洲美老師等，他們都不分晴雨、或是晝夜、或是到山上去、或是到田裡去，都能讓我的「參與觀察」的工作順利達成，是我最衷心感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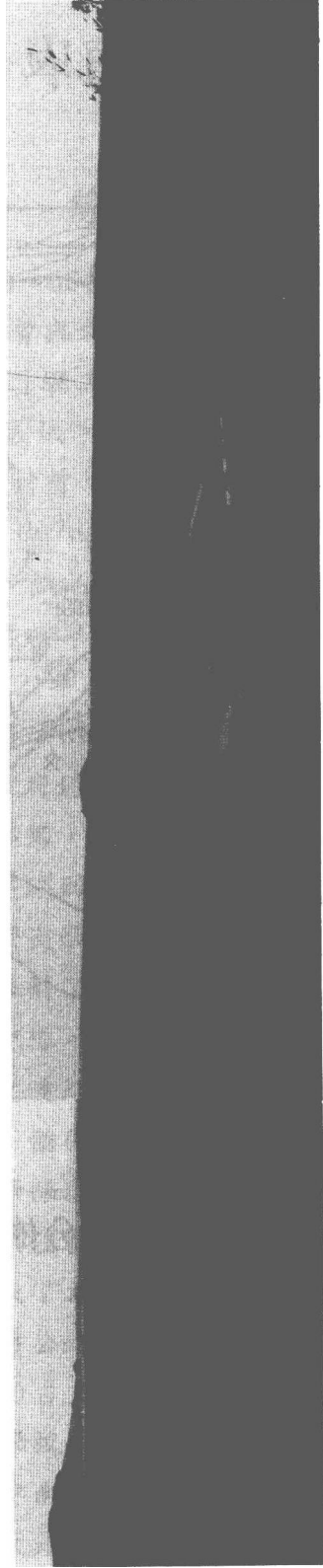
在本書的「社會組織」撰寫期間，特別受到阮昌銳學長、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圖書館陳毓杰先生和舍弟龍飛、龍文、內人嚴棉女士的協助和抄寫文稿，在此一併致謝。

我要再一次提到的是內人嚴棉教授和兒子宋志匡對我這二、三年來的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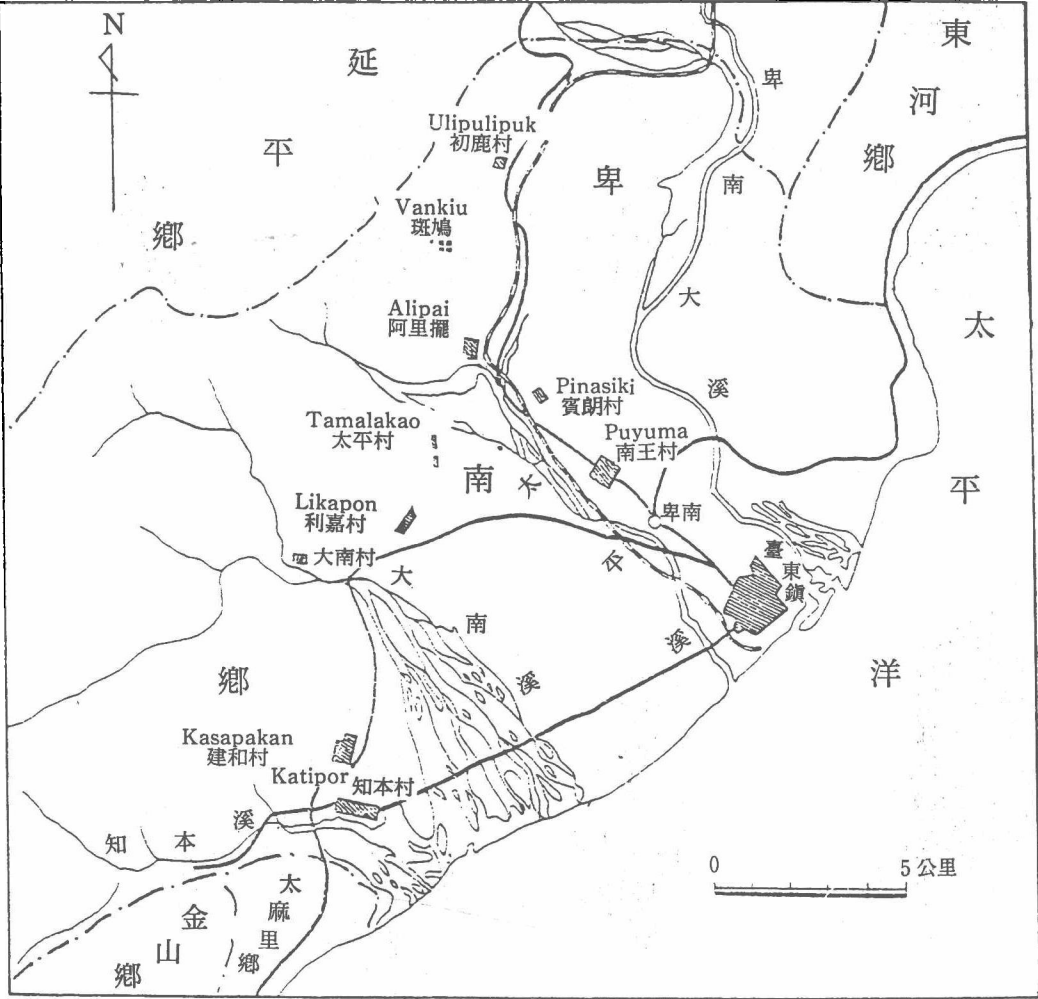
支持和容忍，讓我能放心的從美國的家到臺灣來，把我多年前初到南王時的田野日記整理成為本書的第一部分。沒有他們母子在後面的加油打氣，我不知道還要再拖多久才能把這一部分個人的經驗整理成文稿與讀者見面。

最後要感謝的是本書成稿之後，曾經石磊大哥和尹建中老弟在百忙之中閱讀初稿，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書能以現在的面貌出版，非常感謝。更感謝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有興趣出版這一本書。

宋 龍 生 寫於臺北 1997 年
4 月 5 日



臺東平原上的南王村村景圖，1963年



卑南族村落分佈圖

目 錄

序	謝嘉梁.....	1
序	宋龍生.....	1
壹、卑南族經驗		
一、緣 起		1
二、再次與卑南族接觸		3
三、進入田野——南王		5
四、在南王的最初十天		7
五、少年集會所的中興.....		36
六、重建殺猴祭和大狩獵祭：1964—65.....		39
七、結 論.....		51
八、尾聲：卑南族兩首小詩的饗宴.....		52
圖 版.....		57
貳、南王村卑南族的社會組織		
第一章 導 言.....		65
第二章 人口與家族.....		71
第三章 親屬稱謂.....		93
第四章 親族團體		115
第五章 婚姻制度		129
第六章 會所制度		155
參考書目		189
圖 版		195

壹、卑南族經驗

一、緣 起

這是一部以記載在公元1960~65年，生活在臺灣東南部，臺東平原上，南王部落社區卑南族 Puyuma 社會與文化的報告。南王於1976年起，即隸屬於臺東鎮，成為臺東鎮的一個「里」。然而，本書所談的南王，則是當時隸屬在臺東縣卑南鄉之南王村行政區域。南王就是卑南族人所稱的「Sakupəŋ Puyuma」，在公元1929年未遷村前。他們原居住在「卑南」地方，分為三個地區即 tu²utu²ər, tatimor 和 Pu²upu²ər 居住。tu²utu²ər 位置在卑南社的北部，tatimor 在卑南社之南，Pu²upu²ər 則在 tatimor 的西邊。這三個地區，也就是在日據時期，被稱為卑南社「Hinan Puyuma」，或簡稱為「Puyuma」的地方。早在公元1721年（即清康熙六十年）及公元1722年（雍正元年）間，卑南社大頭目比那賴 Pinadai，因捕獲朱一貴遺黨，潛逃在後山地區的王忠、金宣等人有功，清政府遂封以「卑南大王」之稱號，命以統領臺東地區之七十二社。而「南王」部落，便是因「卑南大王」而得名。

我與南王部落的認識，可追溯到公元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的暑期。那一年的暑假，我剛讀完國立臺灣大學那時還是稱為「考古人類學系」的二年級。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暑期舉辦了各種大專學生的活動，其中之一便是前往臺灣東部地區的民族學調查研究隊。當時系裡的一、二年級的同學有15人報名參加。可是在七月中間至淡水之淡江文理學院報到，接受出發前的講習時，僅只有12人報到，我被推選成這一個民族學調查隊的隊長，阮昌銳任總務，楊福發任財務，另外有一年級的同學陳春欽、許嘉明、陳昭雄等人。我們在成隊之後，特別請到了在考古人類學系任教的杜而未教授，為我們的指導教授和領隊。就這樣，我們於七月下旬結束了為期一週的暑期訓練講習後，便從臺北乘火車出發，到宜蘭，然後再換搭省公路局的長途汽車，經蘇花公路，抵達花蓮。在花蓮，我們被安排到吉安鄉的吉安村去實地採訪，幾天後，我們再乘花東鐵路火車到臺東，住進臺東師範學校，白天則乘坐臺東救國團所安排的軍用十輪大卡車前往南王部落採訪學習卑南族的文化。

1960年的八月，臺東的天氣是炎熱的。而當時位在臺東鎮市區西北，約四

公里之遙，隸屬於卑南鄉管轄的南王村，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則是清新幽靜，遍佈檳榔樹的世外桃源。從臺東鎮到南王村的路上，在途中除了經過一處屬於阿美族的部落馬蘭外，還有一處就是卑南村，是當時卑南鄉的鄉公所的所在地，路兩旁有一些房屋外，其他的地段，都是一望直到海岸的田地。午後的東南風，可以毫無阻礙的吹到卑南山腳下的南王村，特別是在傍晚時分，讓部落裡頓時的涼爽了下來。

南王村的格局，在卑南溪的西南岸的平原上，四四方方的，街道有如在沙盤中畫出來的，呈東西及南北縱橫交叉著，房屋都是面向東（或太平洋海面），以竹子和茅草為主要建築材料，建地一塊一塊的被街道分割成四方形，所有的房屋都在高高的檳榔樹環繞之下。著名的卑南山，就在村子外不遠處的西北邊，向北望去，則可以看到時在白雲中的都巒山，它的主峰則像一個倒轉過來的鍋底矗立在那兒。村落的格局，據說是南部落的領袖氏族拉拉家族（raʔraʔ）的精英王重仁和王葉花兄妹與日本人共同設計的。王氏兄妹在卑南社遷村到南王現址 Sakupəŋ 時，都是任教於卑南公學校的老師。

南王村的周圍，都是田地。其中有稻田，長得高一些的是甘蔗田、玉米田，也有許多的鳳梨田。中午熱得靜悄悄的，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靜止了下來似的，有的時候偶爾有焚風吹來，更會讓走在院子中的鵝，立刻暈倒躺在地上。到了傍晚，漸可感受到海風的吹拂，這時就可看到歸家的，牽牛趕車，騎著載重物的腳踏車，頭上戴著斗笠，腰上掛著刀、鐮刀的卑南族男女，從村子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進入村中，結束了一整天，以臺東糖廠為生產紐帶的農村生活。

在1960年的卑南族中，我不曾看到過一個胖子。他們的身量，高度約平均在165公分左右，身體看起來結實，皮膚在陽光下工作久了，都呈深褐色，面部的輪廓深，雙眼皮，三十歲以上吃檳榔的，牙齒上都呈赤黑色，而未吃檳榔的年輕人，牙齒在深褐色皮膚的襯托下，顯得特別的白。他們的外型，男人在初見面時略顯嚴肅，過久了你就會發現他們嘻笑活潑的一面；女人則是慈祥可親，特別是年齡稍長的婦女，總是笑容長見。這或許是因為男子都曾經是「會所制度」下的過來人，受過嚴格的年齡階級訓練；女人持家主事的關係吧。白天，未入學的孩子們，都光著上身，眼睛大大的，黑白分明，神態間透露著天真活潑，令人喜愛。

當時南王村的村長是賴旺科先生，他是從附近馬蘭入贅到這裡的阿美族。

村幹事是蔡順誠先生。蔡順誠則是卑南族人。我們一行人，是在南王村的村辦公處進行訪問的，主人為我們找來了幾位耆老，其中包括 raʔ raʔ 氏族的王重仁，kugkuan 的陳天財，和 Sapaian 氏族的王伯文幾位老人，坐在那兒，由杜而未老師發問題訪問。杜老師有興趣的是部落的開創歷史和神話故事，希望在神話的故事中，證明「月亮神話」遍在的理論。很榮幸的是，在這次初訪南王時，令我見到了，在公元1932年為淺井惠倫和小川尚義錄製卑南族傳說故事的報導人陳天財 (densai) 先生。（見小川尚義等，1935。）

在我們初次到南王村時，也曾拜訪了南王國民學校，南王國民學校創建於公元1897年（即明治三十年），當時為臺東國語傳習所之卑南分教場，後來改為卑南公學校，它是所除了屏東縣滿州之豬勝東國語傳習所（創建於1895年，即明治二十八年）之外，在臺灣山地「番族」地區建校最早的一所小學校。它造就了甚多的卑南族的人才，影響卑南族至鉅。我們一群年輕的學生到南王國小時，學校正當暑假期間，但我們得到當時任教於南王國民學校的卑南族老師王洲美（她的母親正是上面提到的 raʔ raʔ 氏族的王葉花老師）和陳淑女的熱情接待，並在一幢日式木造宿舍中，由陳老師彈風琴，王老師教導並帶領大家跳卑南族舞，記得當時真怕把這幢木造房子給跳塌了。後來王洲美老師即對卑南族舞蹈大加鑽研改良，使她以後成為一位極享盛名的原住民舞蹈家。那時候，擔任我們民族學採訪隊翻譯的蔡順誠村幹事，在我1995年訪問新設在太平村的卑南鄉公所時，在那裡又遇到他，他早已當上鄉公所的財政課長多年了。我們於八月初結束了南王的採訪，取道南迴公路，到了高雄後，才發現縱貫線的鐵路，因為八一颱風水災，多處被沖毀，於是民族學調查隊，就地在高雄解散，同學們各自搭車返家。

那一年的暑假，接著又獲得凌純聲老師的指示，要我和阮昌銳、楊福發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南澳泰雅族」的調查計畫，後來這個計畫就由剛從哈佛歸國的李亦園老師接手主持，一直到公元1962年大家合寫了兩本「南澳的泰雅人」才結束。

二、再次與卑南族接觸

公元1963年（即民國五十二年），我再次到臺東縣卑南鄉南王村調查研究的機會終於來臨，我在前一年的夏天考進了臺大的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由於民族學研究所對臺灣北部宜蘭縣大南澳地區泰雅族研究計畫推動的成功，當時民

族所創建人及所長凌純聲博士覺得，現在正是人類學家，應該積極著手搶救正在快速日漸消失的「高山族」文化的時候。接著遂有以後幾年中的對原住民各民族的研究。凌先生是我在考古人類學研究所讀碩士班時的指導教授，他在我入學後不久，就告訴我，要我著手準備卑南族的調查研究，做為我碩士論文的主要論題取向。而民族所和東亞基金會則為研究經費的支持者。

1962年的秋天，我開始閱讀卑南族文獻上的資料，並在衛惠林師的指導下，對臺灣土著族群間的異同從整體面作比較綜合的探討。第二年的春天，我正式寫信到卑南鄉公所和南王村請求協助，介紹認識卑南族的人，準備於暑假來臨時，到南王去居住研究。不久，好消息到來，信上說南王村的兩位青年，去年才從高雄醫學院畢業，現在正在臺北的臺灣大學附屬醫學院受訓講習，要我得便的話，到臺大醫學院宿舍找他們談談，作一些初步的了解和安排。我隨即與兩位卑南族的青年醫生取得連絡，並約定在三月四日下課後，到臺大醫學院學生宿舍與他們會面。這兩位醫生的姓名分別是，住在南王村82號的古仁友，和住在南王村94號的南賢成。

我在三月四日下午的四點鐘，依約定的時間到達臺大醫學院學生宿舍，首度的見著這兩位皮膚黝黑的卑南族青年醫師，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堅實而熱忱，與他們握手時，則感覺到卑南族青年人的活力和肯切。他們並為我介紹了與他們同來會我的，來自於花蓮縣豐濱鄉港口村四鄰二號的阿美族同學林正勝。在短短一個多小時的會晤中，當我逐漸的跟他們熟識後，我讓他們知道，我要去南王的目的，和對卑南族文化的嚮往。他們聽了後，都顯出非常親切友善的態度，對我表示十分的歡迎我去南王研究卑南族的文化。林正勝也表示了，如果我要到港口村研究，他也願意協助幫忙。接著，古仁友和南賢成告訴我，南王村在七月二十一日，將舉行「收穫節」的慶典，如果我在那個時候到南王去，將可看到動態中的卑南族。我感謝了他們提供給我的訊息，於是初步決定，七月中旬到南王去，進行參與觀察的文化訪問。隨後，他們又給了我一些在南王的關鍵人物的姓名、住址，讓我在需要的時候，跟他們連絡。下面就是這些人的姓名和地址：

賴旺科，南王村村長，南王村55號。

蔡順誠，南王村村幹事，南王村27號。

古仁廣，南王國小退休老師，古仁友的父親。

陳重仁，南王國小退休校長，raʔ raʔ 家族的宗子。

陳仙嬌小姐，南王俱樂部負責人。

最後，古仁友對我說，到南王時，可以暫在他的家中住下，等到找到合適的住處後，再搬去住不遲。他的話，給了我莫大的鼓舞。

三、進入田野——南王

我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的第一年，很快就過去了，六月底學期結束，七月初即到南港民族所向凌老師報告準備到臺東調查的事。那時，我的同學謝繼昌，對魯凱族發生了興趣，因為也要去臺東，所以就結伴同行。凌老師要我們到了南王後，再安排謝兄到東魯凱族的部落大南村去調查。

在動身前三天，我們著手準備行李，我們花了12元臺幣買了兩把鎖，3元買了兩條繩子，準備細行李用。在七月十九日，星期五動身的當天，又加買了兩條繩子，花去2.50元，以50元買了些黑白膠卷，我們在臺北火車站花了255元買了兩張22：10發的特快至高雄的火車票，托運了行李，就那樣我們上了車。才坐下，就看見兩個泡茶的火車服務生走來，在前面的一位搬著一架子的玻璃杯，後面跟著的一位拎著一壺開水，口裡嚷著：「泡茶、泡茶。」我們每人泡了一杯茶，共花了4元臺幣，打算一路喝到高雄去。第二天的早上六點多，我們乘坐的特快進了高雄站，下車後，二人先在高雄火車站前的小攤上，花了5元臺幣吃了早點，然後領了托運的行李，到省公路局車站東站花了134元買了兩張往臺東的直達車車票，上了十點多發的車，取道潮州經南迴公路前往臺東。看到那一班車的車掌小姐胸前掛著「4906」號的服務牌。車子開到楓港停下，休息了幾分鐘，然後再開，一直到大武，看到太平洋後，才再在這個中途站休息了十分鐘，街上有兩家很大的山產站，感覺上好似已進入「高山族」的居住地了。上車再行，車子在下午兩點多到達臺東鎮，兩個人餓的不得了，下車後，就在車站前退役軍人所開的低矮的小餐館中吃了中餐，二人共花去16塊新臺幣。當時為了急著趕去南王，所以又把行李提著到往鹿野方向的站牌下候車，從臺東到南王的車票，當時每張是新臺幣2元。大概在四點左右吧，我們進入我闊別了三年的南王，下了車，只見空盪盪的大馬路上，靜悄悄的，偶爾會有一、二個行人或騎農用的厚重腳踏車的人在路過，好在看到一排排的檳榔樹在微風艷陽下向我們招著手以歡迎我們。

南王村的規劃圖，是一個矩形，是以九條從南到北的直街，和三條從東到西的橫街分割成一個棋盤，而這個棋盤就整體的方位講，是略偏向東北和西南

的，大約10到15度的樣子。三條橫街，中央的一條，就是橫穿部落從臺東到花東縱谷的公路，因此把部落一切成為南、北二塊。而在那兒居住的漢人，則認為是東、西二塊，有著認知上的差異。我看到熟習的矮房子建築在縱橫街道切割成的矩形塊中，所有的街道都是15米寬，中央的公路約有20米寬。而在街道的兩旁都有整齊的排水溝。那些房舍大多是灰色瓦頂的，也有以鐵皮或石棉瓦為頂的，但是也可以看到茅草頂的房舍。它們都是被圍繞在花樹、檳榔樹圍起的籬笆內，有些家有用鐵絲和竹子製成可容牛車進出的大門，通到院中的曬谷場。房舍的正門絕大多數都是向東開啟的，因此通往後院的門就向西了。這個時間，南王村的農人們，還在田裡忙著，多數家屋的門都是關著的。

我向街上的人問了去古仁廣校長家的路，就提著行李，從馬路的北邊跨越到馬路的南邊。原來古宅是在部落的東南角上。由於古宅的位置，他們不使用最東邊的第一條街之巷道，而使用第二條之巷道做他們牛車之進出口，因此房子的後院也就成了曬谷場。在大宅地中央偏南的地方是一幢正門開向東方的舊式建築，灰色的瓦及用竹泥建的牆，前面有兩簷，進去就是公廳，公廳中設有神案，一如漢人農家的公廳一樣，在神案的牆上掛有神佛像，神案上有香爐燭臺，左邊擺設著歷代祖先神主牌位之小神龕盒子，前面也有香燭臺等。神案前有八仙桌。公廳西牆的後面是一小間的儲物間，公廳的北邊則有兩間臥室，古校長夫婦佔西邊的一間，東邊的一間，則由古校長二哥的兒子住用。在這幢房子的外面南牆外，則是架有篷子的牛車篷。房子的前面，是一個花園，花園中有假山，樹叢和花。現在要談到，在宅地的北邊，則是新起的一幢磚、水泥的建築，本來是一座二層樓的建築，現在僅建了一層，上層留待日後完成，這是一幢規模較大，佔地也較舊宅為大的建築，裡面包括有三間臥室、客廳、餐廳、廚房、浴室和廁所，因此這是南王當時少數的把廚廁浴室都建在「室內」的新式房舍之一。客廳的大門是朝南開的，正對著有假山的花園，在門口的右邊有一棵毛柿樹。在新舊兩幢房舍的中間，有株梅樹，東西兩邊各有株蓮霧樹。這幢房舍已改採了坐北朝南的方向，其原因恐怕也是就宅地的空間和向東南面望過去，是一片田地直達遠方的太平洋海岸。我們抵達這幢房子後，受到古仁友先生和他的在南王國校任教身材纖瘦閩南籍妻子陳美惠的熱烈的歡迎，接著又為我們介紹了他的父親古仁廣校長 Kuatur，和母親古蓉 gakai。仁友和美惠才結婚一年，懷中已抱著出生才滿月的第一個男孩古和民，原來這幢房舍，就是為了仁友醫學院畢業結婚而建的。我們被安置在這幢房屋中最東邊的一間